

人类历史上第二个由非洲黑人奴隶创建的共和国

《瑟谷德·马歇尔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39)

第十一次非洲黑人奴隶的抗暴事件是由纳撒尼尔·图尔纳(Nathaniel Turner)发动的非洲黑人奴隶暴动，虽然也是一场抗暴斗争，但是并没有任何的诉求，也没有任何的宗旨，更谈不上任何的主义。

这场抗暴斗争有两大特点，一是与过去所有的北美非洲黑人奴隶的抗暴事件不一样，它充满了装神弄鬼与封建迷信，二是黑白种族互相仇杀，受害者都是无辜的平民、妇女与孩子。

图尔纳抗暴斗争事件留下的后遗症是长久而且深远的，尤其是白人农奴主，更是被吓得心惊胆颤，草木皆兵，神经兮兮，可见作恶者必然胆怯心虚，必然疑神疑鬼。

在当年曾经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根(Roots)”中，有这么一场深具代表性的画面：白人农场奴隶主摩尔(Moore)因为在朋友家看上了一位年方16岁，长得亭亭玉立的小女黑人奴隶，在色迷心窍下用钱将她买了回去，当晚就用暴力强奸了她，然后不停地长期把她当成性奴隶，最后久奸成妊，产下一子。

当图尔纳抗暴斗争事件发生后，白人农场奴隶主摩尔两口子被吓得快疯了，女白主人脸色苍白地告诉摩尔说：“那些黑鬼奴隶们会学图尔纳一样，来宰掉我们的！”她手持长枪，见到要走近她的非洲黑人奴隶就开枪射之。

摩尔因为知道自己作恶多端，更吓得全身发抖，他在喝下半瓶威士忌后，拿着长枪冲到他自己的非洲黑人奴隶宿舍里，用长枪指着他的奴隶们宣布说：“你们连想都不要想！我由现在开始，连睡觉时都拿着长枪，只要谁胆敢在晚上进来一步，我就格杀勿论！”由此可见图尔纳抗暴斗争事件的影响力。

整个图尔纳抗暴斗争事件在48小时内就被镇压下来，但是为了报仇而发生的屠杀却继续发生，直到美国政府派出正规陆军，下达“以杀止杀”的最后通牒才勉强恢复了社会生活的常态。

这件被美国史学家们称之为“纳撒尼尔·图尔纳奴隶叛乱事件(Nat Turner's Slave Rebellion)”中白人的死亡数字，是美国南方有非洲黑人奴隶抗暴运动历史以来最多的一次，共有56名白人被杀。另外有18位黑人奴隶、5位自由黑人被弗吉尼亚州法庭吊死，12位非洲黑人奴隶虽然被特赦，但被强制卖到外州，永远不得重返弗吉尼亚州，另外有超过200位无辜黑人在治安当局武装“平乱”中被杀害。

图尔纳于1800年10月2日在弗吉尼亚州南汉普顿郡(Southampton County)出生，为第二代本土出生的非洲黑人奴隶，他的祖母是在13岁时从非洲被绑架到美国为奴隶的，他的母亲是在美国出生的第一代黑人奴隶，父亲的资料不全。他的白种人主人塞缪尔·图尔纳(Samuel Turner)，是弗吉尼亚州的世代农夫。

图尔纳从来没有到其他地方生活过，没有见过世面，是典型的井底之蛙，因而他的世界观是窄小、幼稚而且肤浅的，他的学识修养使他缺乏独立分辨是非的能力，片面误解和道听途说就是他全部知识的来源。

图尔纳小时候学了一些简单的文字和语法，他常常沉迷于基督教的《圣经》故事里，使他经常胡言乱语，形同精神病患者。《圣经》里神神怪怪的现象对图尔纳来说是深信不疑的，他经常为《圣经》里的人物而绝食，祈祷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圣经》里的话，对图尔纳来说就是圣旨，句句为真，字字无假，一句顶一万句。

图尔纳在他 21 岁时，因为受不了他主人的刻薄和残暴而逃跑，他在外面游逛了一个月，忽然又返回他主人的家，要求原谅。特纳问他为什么已经成功地跑了，又自动的返回来呢？图尔纳回答说，因为他在外面朗读《圣经》时，发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回到原来主人那里去服务(return to the service of my earthly master)”，所以就回来了。

图尔纳宣称他能通神，可以看到其他的非洲黑人奴隶看不到的东西和事物。1824 年，他在为第二位主人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耕田时，他又“看”到了“神迹”。他告诉大家说，新的救世主已经准备好了为大家的原罪而牺牲，上帝最后的审判已经掌握在他手中了。

图尔纳开始经常向其他的非洲黑人奴隶讲道，在传播耶稣基督的天国福音时态度认真，一板一眼，从容大方，貌似牧师，认识他的那些非洲黑人奴隶，都在背后以“先知(Prophet)”戏称他。

1828 年 2 月 2 日，图尔纳告诉其他的非洲黑人奴隶说，上帝已经授权他干一些伟大的事业。1828 年 5 月 12 日，他又告诉其他的非洲黑人奴隶说，他听到了从天而降的巨大声音后，一位圣灵显示在他面前说，忘恩负义之人已经跑出来了。

耶稣基督已经为大家赎罪，现在是他为大家赎罪的时候了。耶稣基督是第一位为人类的赎罪者，他则是人类最后一位的赎罪者。他将按照上帝的旨意，“用敌人自己的武器来屠杀掉敌人”。

有些非洲黑人奴隶问道：敌人是谁呢？图尔纳正色答曰：就是那些奴役非洲黑人奴隶的白人奴隶主！有些非洲黑人奴隶又问道：何时动手？图尔纳又正色答曰：他在等待上帝的指示。

1830 年，摩尔认为图尔纳整天神经兮兮的胡言乱语，恐怕会影响到其他的非洲黑人奴隶的情绪，于是把他转卖给以温和见称的白人奴隶主约瑟夫·特拉维斯(Joseph Travis)。

来到新主人的农场后，图尔纳的机会来了。1831 年 2 月 12 日，太阳出现自然的日食，图尔纳在田里放下锄头，仰头视之良久，终于大悟：这就是上帝要他执行赎罪的讯号！

图尔纳开始安排他所谓的要为人类第二次赎罪的行动，他通知了深深相信图尔纳就是他们的新救世主的 4 位非洲黑人奴隶信徒亨利(Henry)、哈克(Hark)、尼尔逊(Nelson)和山姆(Sam)，并吩咐他们号召大家做好准备，等待上帝的最后通知。

1831 年 8 月 13 日，在弗吉尼亚州炎热的上空，太阳出现了一种稍有蓝绿色外边的景象，图尔纳告诉大家，这就是上帝通知他去执行赎罪行动的讯号，众非洲黑人仰头观之，果其不然，更加深信这位“先知”的预言了。

就在这一天，图尔纳决定了 1831 年 8 月 21 日作为他们的赎罪日，他告诉大家，在进行赎罪行动时，尽量不要用枪，因为枪声一响，会使敌人有所警觉，从而影响“赎罪”的效果。图尔纳的“赎罪”行为是残忍而毫无人性的，整个战略的杀伤力也是惊人的：70 位非洲黑人奴隶手持长矛、斧头、刀剑和锄头，静悄悄地在本地农场里逐门逐户的 begin 进行血腥屠杀，不论老幼男女，只要是白人，就击而杀之，他们竟然一口气屠杀了 58 名白人！

在屠杀最后一家白人时，有一位机警的小孩子，及时地躲进了火炉的烟囱里而逃过一劫，等到暴徒们离开后，他死命地飞奔向还没有任何设防的邻居，哭告全家已被屠杀的事情。

这位白人奴隶主在暴徒到达之前，带着全家出逃告官，于是弗吉尼亚州南汉普顿郡治安当局立即出动了三队陆军炮兵营的正规军，同时搬请停泊在诺福克军港内的美国海军战舰“纳切斯号(USS Natchez)”和“沃伦号

(USS Warren)”派兵上岸协助围剿。图尔纳以刀剑长矛加语无伦次的咒语来对抗三千名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海军陆战队，其结局是无需猜测的。

一场对非洲黑人奴隶的任意屠杀，就此展开，美国正规军加上愤怒的白人农场主，在恐惧和复仇的心态下，只要见到在街上游荡的非洲黑人，不问青红皂白，不分男女老少，遇见即杀！

一位在士兵在向他的上司写的报告里说，他们一天之内，屠杀了超过 40 黑人男女，在一位黑人尸体上的口袋里找出了 28 元的现金，并在另外一个黑人的手腕上拿走了一只金手表。

当时在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奇蒙的《辉格报(Whig)》痛苦地发表评论道：“这是一场没经审判就对黑人们进行的野蛮屠杀！”基督教牧师乔治·鲍威尔(Reverend George Powell)写信给《纽约晚报(New York Evening Post)》说：“在这里，每天都有无辜的黑人被滥杀，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死亡数字。”

弗吉尼亚州法院下达了对图尔纳的 500 元奖金的通缉令，对他的生理特征有着生动的描写：

“5 尺 6 寸或 8 寸高，体重在 150 磅至 160 磅之间，肤色有点淡亮，但不是黑白混血儿，宽肩膀，大而扁的鼻子，大眼睛，大脚丫子，皮厚可敲门，走路敏捷轻快，脑袋顶的头发稀落，除了在嘴唇和下巴之间那一点点外，其他的地方没有胡子，两鬓之间与后脖子背上各有一道疤痕，右臂腕节上的骨头上有一块突出来的肉块，那是被风吹起来的树枝打成的。”

1831 年 10 月 31 日，可能上帝这次忘了给图尔纳暗示或警告，在逃亡了 92 天之后，被一位白人农夫本杰明·菲普斯(Benjamin Phipps)发现他躲在一个山洞里，在被长枪顶着后背的情况下，举手投降。

弗吉尼亚州法庭在 1831 年 11 月 5 日开庭审判，没有人会惊讶图尔纳被判死刑。1831 年 11 月 11 日，他在弗吉尼亚州耶路撒冷(Jerusalem)监狱里被执行吊刑，年仅 31 岁。

为了报复图尔纳屠杀了 58 名白人的怨恨，并达到杀一儆百的恐吓后果，狱卒将图尔纳的尸体砍头、剥皮和斩成四大块后，再扬尸荒野喂野狗。

图尔纳在被活抓后，由于身无分文，弗吉尼亚州法庭用公费为他聘请了一位叫做托马斯·拉芬·格雷(Thomas Ruffin Gray)的白人律师替他辩护。他凭着与图尔纳在监狱中谈话的第一手资料，和自己在事后的收集研究，出版了一篇叫做《纳撒尼尔·图尔纳忏悔录(The Confessions of Nat Turner)》的文章图利。因为他的利益矛盾身份，其言论多不为后世历史学家采信，但是可以从这篇文章里，看到图尔纳的部分内心世界。

图尔纳的叛乱和屠杀无辜，导致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新一轮的两大立法，第一是禁止任何人在弗吉尼亚州给予非洲黑人奴隶、非洲自由黑人和黑白混血儿教育和识字；第二是如果没有白人牧师在场的话，任何非洲黑人奴隶和非洲自由黑人不得集会礼拜和祈祷。

有一个年轻的白人老师知道后，气愤于这种公开的种族歧视，于是勇敢地站出来抗议之，亲自在家里教育非洲黑人奴隶们，他就是后来的美国南北战争名将，有着“石墙将军”外号的托马斯·杰克森。

马萨诸塞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斯特芬·奥特斯(Stephen Oates)出版过包括马丁·路德·小金恩、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约翰·布朗和亚拉伯罕·林肯等人的十多部传记。他在评论这件非洲黑人奴隶抗暴斗争时，留下了一句使人沉思的名言：“一个人的恐怖行为是另一个人的自由战士”。是非功过后人评，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是会有不同的结论的。

在图尔纳抗暴斗争事件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唯有建立一种平等、公义、法治与和谐的社会，才能停止和防范这种残杀无辜和以恨报恨的循环悲剧的再度发生。

第十二次非洲黑人奴隶的抗暴事件是发生在牙买加的圣詹姆斯。这场“史称浸信会战争”是牙买加非洲黑人奴隶抗暴斗争中的最后一次，也是死伤人员最多的一次。

在“浸信会战争”领袖赛缪尔·夏普(Samuel Sharpe)被大英帝国殖民地法庭诬陷有罪吊死后两年，英国国会通过立法，废除了不人道而且残忍的奴隶制度，4年后付诸执行。

牙买加 50 元面额的钞票上面印着的人头肖像，就是在 1975 年被牙买加政府追认为“牙买加国家英雄”的夏普。他像印度的圣雄甘地一样平生反动暴力，但这两个人最后都是死在暴力之下，唯一的分别，就是一个是亡于敌人的吊索之上，一个是死在刺客的黑枪之下。

夏普于 1801 年在牙买加蒙特戈湾(Montego Bay)出生，他的家庭背景和出生日期不详，找不到有关他早期的档案或资料，只知道夏普的双亲，是属于非洲克利奥尔族的奴隶(Creole slave)。

夏普自小就奋发自强，靠着阅读大量的报纸，读书识字，能写会述，在非洲黑人奴隶几乎全是文盲的大环境下，夏普是一个异数，一朵奇葩，用鹤立鸡群来形容他，一点都不为过。他受了来自英格兰伦敦“浸信会传教士协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of London)”的托马斯·伯切尔牧师(Reverend Thomas Burchell)的影响，成为了一位虔诚的“浸信会”基督教教徒。

伯切尔是英国“浸信会”基督教牧师，于 1799 年在英国伦敦出生，他从 1798 年至 1879 年之间，在牙买加布道，他是一位主张坚决废除奴隶制度的先锋人物，在牙买加的 22 年间，他将废除奴隶运动的种子，根深蒂固地散播到了全岛的每一个角落。

后因“反革命”的罪名被牙买加殖民地政府通缉，侥幸逃出牙买加后，返回英国，于 1846 年郁郁而终。许多的牙买加人民为了怀念和尊重这位民权先锋，常以“伯切尔”来命名孩子，因而“伯切尔”成了牙买加人最为大众化的名字之一。

夏普在成为托马斯·伯切尔牧师创办的“勃茨尔执事浸信会教堂(Deacon of Burchell Baptist Church)”教友后，开始对与自己同样是非洲黑人奴隶的教友，传播两个重要的信条：一是要信奉主耶稣基督的天国福音，二是根据《圣经》上说的“人子不可同时有两个主人”的理论，指出奴隶制度是违反耶稣基督教义的不义行为。

这段时间，在英格兰本土上，由威尔伯福斯、克拉克逊、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Thomas Fowell Buxton)与斯蒂芬·勒欣顿(Stephen Lushington)等人组成的“基督教公会”，将废除奴隶制度运动推动得沸沸扬扬，如火如荼，成了海内外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

巴克斯顿于 1786 年 4 月 1 日在英格兰埃塞克斯(Essex)出生，他的母亲是英国反奴隶制度组织“社会之友(Society of Friends)”的会员，因此巴克斯顿自小就受到母亲的影响而反对奴隶制度。

1818 年，巴克斯顿当选英国下议院议员后，曾多次提案要在英国全面废除死刑与“逐渐式”废除奴隶制度。1823 年开始，他将废除奴隶制度的范围从英国本土扩大至所有的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威尔伯福斯于 1825 年宣布退休后，巴克斯顿成为了英国废除奴隶制度的龙头人物。

1833年8月1日，经过了12次的提案失败后，英国议院终于成功地通过了全面《废除奴隶法案(Slavery Abolition Act)》，同年8月23日，英国皇家宣布了认可《废除奴隶法案》，自此奴隶制度在英国走进了历史。

1831年年初，夏普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件新闻后，开始有着强烈的反应，他在牙买加各地的教堂里传道时，就向非洲黑人奴隶们大力提倡一种非暴力抵抗运动，用静坐罢工的方式，要求奴隶主支付他们该得的薪水，这种斗争方法，得到了非洲黑人奴隶们的响应。

夏普决定来一次大规模的静坐罢工抗议运动，向牙买加的白人奴隶主们示威，他到处串联，到处演讲，到处倡导静坐罢工运动，这引起了牙买加的白人奴隶主们极度的不安，也引起了牙买加殖民地政府治安机构的留意，他们认为夏普是个危险分子，是一位麻烦制造者，决定找个理由除之。

牙买加白人奴隶主们的农场是以种植甘蔗为主的，夏普知道甘蔗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植物会在每年的圣诞节左右成熟，如果不按时将之快速收割的话，不出几天就会腐坏在农地里。夏普决定要在1831年12月25日圣诞节这个关键时刻，进行静坐罢工抗议运动，作为谈判的条件，以此达到改良非洲黑人奴隶待遇的目的。

到了1831年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在全牙买加各地种植甘蔗农场里的30万非洲黑人奴隶中，有6万名全部排成整齐的阵容，坐在农地里不动，要求白人奴隶主立即支付他们的劳动薪水，不然将会长期的坐在那里罢工，任由已经成熟了的甘蔗腐坏在农地里。

盛怒的白人奴隶主的答案来了，他们不是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而是要求牙买加殖民地政府出面用军事力量来镇压！

两天以后，有一部分愤怒的非洲黑人奴隶失去了耐性，采取了激烈的抗议行为，冲突之下，放火燃烧了几处农场，杀害了几位白人奴隶主。牙买加殖民地政府立即进行全面的武装镇压，大开杀戒，现场杀死了130名闹事的非洲黑人奴隶。

整个暴乱事件维持了10天，牙买加殖民地政府拘捕了数以百计的非洲黑人奴隶，伯切尔牧师惊惧之余，在牙买加殖民地政府的特务来拘捕他之前，借机逃遁，摸黑上船，返回英国。

夏普见此，自动的向牙买加殖民地政府自首，结果被牙买加殖民地政府法庭以叛乱罪判处死刑，于1832年5月23日在牙买加蒙特戈湾商业广场(Market Square)当众吊死。牙买加殖民地政府法庭又以各种罪名和各种刑罚，处死了超过300名非洲黑人奴隶。

牙买加殖民地政府以大屠杀的方式结束了非洲黑人奴隶抗暴斗争，虽然在10天之内便恢复了正常，但其影响力是巨大的。屠杀无辜的非洲黑人奴隶的消息传到了伦敦，对英国人民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这使英国人明白了一点，刺刀与拳头只能制造仇恨和敌人，而无法解决不人道的奴隶制度。

由这件事开始，整个英国的舆论倾向于废除奴隶制度。英国人民天良未尽，终于在1834年对世人有了个交待。由于这是“浸信会”牧师在圣诞节发动的抗暴斗争，因而历史学家称之为“浸信会战争事件”或“圣诞节起义事件(Christmas Uprising)”。

1760年的“塔棋战争”，虽然没有推翻大英帝国在牙买加的殖民地政府，但却点燃了牙买加非洲人奴隶的抗暴意识，由1760年的“塔棋战争”到1832年“浸信会战争”的72年间，可谓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使大英帝国主义在牙买加吃尽了苦头。

一部牙买加的历史，就是一部被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压迫血泪史。从 1509 年开始，西班牙帝国将牙买加列为其帝国的版图，146 年后，大英帝国用武力强行赶走了西班牙殖民地政府，宣布牙买加成为了自己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

1692 年 7 月 7 日中午，强力的大地震在牙买加于 20 分钟内发威 3 次。大地震将大英帝国殖民地政府首府皇家港 (Port Royal) 全毁，大半之地，沉到海底，仅有少数人生存了下来。

1704 年，一场世纪大火，又将皇家港内所有的建筑物夷为平地，除了几栋石头房子外，一眼望去，荒夷一片，寸草不留，牙买加殖民地政府于是将行政中心搬至金斯敦 (Kingston) 市。

牙买加是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1907 年 1 月 14 日，强力的大地震又一次摧毁了金斯敦，城内建筑物几乎全毁，损失生命 800 人，经济损失达 200 万英镑。

在大英帝国的经营下，甘蔗、咖啡和香蕉成为牙买加畅销全球的著名农产物，是大英帝国主要的海外收入来源。在牙买加的“蓝山 (Blue Mountain)”之顶，由于气候适宜，终年云雾覆盖，所产的少量咖啡，是世界上咖啡中的精品，盛名之下，逐渐成为全球各地王公大臣，富商巨贾们的至爱，呼之为“蓝山咖啡”。

1865 年 10 月 11 日，在基督教牧师保罗·博格勒 (Paul Bogle) 的策划和领导下，他率领着 300 名本地黑人奴隶毅然起义，抵抗大英帝国在牙买加的殖民暴政。这是非洲黑人奴隶制度于 1838 年 8 月 1 日开始正式废除以来，最为惨烈的一场奴隶暴动，这场由于选举不公而引发的奴隶暴动，彻底地动摇了大英帝国在牙买加的铁腕统治。

奴隶制度在牙买加废除后，白人既得利益者依然转弯抹角地继续给牙买加黑人们穿小鞋，在政治上刁难和排挤，在税务和选民的条件上提高门槛，比如说，在全部的 43 万 6 千人的总人口中，大英帝国在牙买加殖民政府只允许两千人拥有投票权，而这两千名有投票权的选民，几乎又全是清一色的白人。

在这种 32 比 1 的黑白人口比例下来实行这种不公平的骗子游戏，能长期的玩得下去吗？能不引起民族革命吗？博格勒的武装起义，是一种被逼上梁山的事件。事件的祸首不是牙买加人民，不是博格勒，而是大英帝国主义奴役殖民地的政策和其派驻牙买加的总督爱德华·约翰·埃雷 (Governor Edward John Eyre)。

埃雷是一位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他于 1815 年 8 月 5 日在英格兰的惠普斯奈德省 (Whipsawed) 出生，他的父亲安东尼·威廉·埃雷 (Reverend Anthony William Eyre) 是一位基督教牧师，母亲莎拉·梅普尔顿 (Sarah Mapleton) 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教徒。

埃雷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他在 17 岁那年到澳大利亚 (Australia) 去试试他的运气。他的运气不错，在澳大利亚生活不到一年，就在朋友的帮助下买了四百头小羊，当起老板来了。

南澳大利亚被发现后，埃雷知道发财的机会来了，他用所有的资本，购买了一千头绵羊和六百头老牛，赶到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 (Adelaide) 出售，使他掘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两千英镑。

1840 年，发财后的埃雷，开始深入澳大利亚南部和内部探险，并与当地土人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为大英帝国殖民澳大利亚，铺垫下了良好的基础。1848 年，由于有功在国，大英帝国委任埃雷为新西兰新明斯特州的副州长 (New Munster)，从此开始了他商而优则仕的生涯。

在出任新西兰新明斯特州副州长时，埃雷已经显示出其官僚腐败的一面。他月支 800 英镑的薪水，却另外报销 400 英镑的“津贴费”。当新西兰新明斯特州州长乔治·格雷公爵(Governor Sir George Grey)下令撤销他的“津贴费”时，两人反目成仇，势为水火。

1853 年，埃雷辞官归故里，返回英国伦敦。次年，他被委任为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圣文森特群岛(St. Vincent Islands)的副总督。6 年后，又被委任为里华德群岛(Leeward Islands)的代理总督。埃雷的丑陋帝国主义嘴脸原形是在 1861 年出任牙买加总督后才暴露出来的。

1865 年，“英国浸信会使命团”秘书长爱德华·昂德希尔(Dr. Edward Underhill, Secretary of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致书英国殖民地办公室，请他们留意和改善牙买加当地人的苦难处境。文件到了埃雷手里，让他觉得有点脸上无光。他不检讨大英帝国残暴的殖民政策，反而认为这是一种牙买加当地人勾结他在伦敦的政敌的阴谋诡计。

当他发现牙买加议会议员乔治·威廉·戈登(George William Gordon)是这件事情的幕后策划人时，他就决定要找个机会将他除之而后快。戈登在牙买加金斯敦创办了一家“浸信会”教堂，其牧师是博格勒，他们为了全牙买加当地人的悲惨处境，联合上书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要求提供福利和援助。

戈登的父亲约瑟夫·戈登(Joseph Gordon)是牙买加的一位白人农场主，他的母亲安·拉特雷(Ann Rattray)是一位黑白混血儿，家中共有七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二。在他父亲的疼爱和教导下，戈登在 10 岁时就能读书识字和会计，而且对经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青少年时，他用自己赚来的钱，送自己的三位姐妹到欧洲自费留学，一时成为美谈。他的妻子是一位白人，和他共同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那封公开信是要经过牙买加总督府办公室转发的，在转发时，埃雷将自己的意见书塞在一起，同时转发。维多利亚女王显然是受了埃雷意见的影响，不但拒绝了任何的福利和援助，还回信说要大家加倍的努力工作，环境就会慢慢地好转。

戈登和博格勒知道与虎谋皮的结果是什么，但也绝对不会放弃任何的努力。埃雷与牙买加民间的关系，降到了历史性的低点，双方的政治摩擦，时有所闻。

1865 年 10 月 7 日发生的一件小事，成为双方冲突的导火索。大英帝国牙买加殖民地法庭，为了要向牙买加人民显示其淫威，将一位为了缩短路程而借路穿过一家白人农场的牙买加黑人奴隶判处入狱 10 年，举国哗然。一群愤怒的牙买加黑人冲进监狱，将那位被判重刑的牙买加黑人奴隶救了出来。

埃雷认为这是戈登和博格勒在幕后策划的另一个阴谋，于是下令以煽动暴乱、反抗拘捕和攻击司法警察的三大罪名，将这个“阴谋集团”的 27 名主犯拘捕归案。这三大罪名全都会导致死刑，埃雷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1865 年 10 月 11 日，博格勒率领着三百名基督教信徒和民众，游行至摩仑特湾(Morant Bay)抗议。游行队伍经过法院大楼前，遇到了全副武装、手持长枪、严阵以待的牙买加殖民地军警，还来不及谈话，枪声暴起，7 名走在队伍前面的基督教信徒和牙买加民众，立即倒在血泊中，气绝身亡。

其余的示威基督教信徒和牙买加民众再也按捺不住，奋起抵抗，一齐冲向牙买加军警，以命相拼，现场杀死了 18 名白人军警，牙买加军警溃不成军，四散逃命，示威群众占领了摩仑特湾。

在摩仑特湾周边的地带，有大约两千人次的牙买加民众参与了暴动，并且屠杀了两名白人农场主来泄怒和报复。埃雷借机下达了摩仑特湾地区性戒严令，并命令牙买加全部武装力量赶赴摩仑特湾，进行武力镇压。

牙买加军警一到摩仑特湾就开始屠杀，不论男女老幼，看不顺眼就枪杀，当天就宰杀了 439 名无辜市民。数日后，又拘捕了包括博格勒在内的 354 名市民。为了能够在戒严区内随判随杀，埃雷派牙买加军警到风平浪静的金斯敦，将戈登拘捕，押赴摩仑特湾，以戒严法下的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之。

1865 年 10 月 21 日，大英帝国牙买加摩仑特湾军事法庭宣布戈登叛乱罪名成立，两天后执行死刑，吊死在狱中。牙买加军警在 1865 年 10 月 24 日拘捕了博格勒，一判死刑，立即执行。整个事件，共有超过连孕妇在内的六百名无辜牙买加市民被大英帝国牙买加摩仑特湾军事法庭判以重刑。

戈登并没有白死，他们的主也不允许这两位义人白死，历史学家将他的赴义和耶稣基督的死难并论。1969 年，独立后的牙买加为了纪念这位国家独立先锋，除了在牙买加十元面额钞票上印上他的肖像外，还以“国家英雄”尊之，更以牙买加共和国在 1960 年兴建的“国家议会大楼”命名之。

牙买加人民当然不会忘记另外殉难的博格勒，牙买加共和国议会除了追认他为国家一等英雄外，还将他的肖像，铸在 10¢ 的硬币上，作为永久的纪念。

摩仑特湾种族大暴动事件在牙买加群岛上很快地就结束了，但在英国伦敦却拉开了一场崭新的民权运动序幕，这使英国朝野在这件事情上闹成了两大旗帜鲜明的阵营。

支持埃雷的人，以封建顽固著名的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为主，认为埃雷是保护英国海外利益的爱国英雄，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利益的大前提下，所有的高压和强硬手段都是无可厚非、可以理解的。

反对他的人，以英国当代的民权运动精英如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托马斯·赫克斯利(Thomas Huxley)、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和赫伯特·斯潘塞(Herbert Spencer)等人为代表，组成“牙买加委员会(Jamaica Committee)”，以凶手和谋杀的阴谋罪名，要求法办埃雷。

1866 年 8 月，埃雷返回英国伦敦，激化了两大阵营的斗争角力。反动派摆设豪宴，款待满手沾满牙买加人民鲜血的埃雷。“牙买加委员会”却在英国国会前后三次提案，以“凶手”和“谋杀”的阴谋罪起诉埃雷。虽然议案失败，但因为英国舆论的炒作，牙买加殖民地的去留，成为英国人民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1866 年，在牙买加议会里，本地议员和有良知的白人议员，纷纷表态，通过了自己的立法，将牙买加脱胎换骨，变成一个有法律、有骨气和有尊严的“英国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为牙买加的独立建国铺垫了前进的平坦道路。

1870 年，牙买加开始大量种植香蕉，产量超过了咖啡豆，同时香蕉成为牙买加出口的主要农场品，开创了另外一条经济命脉，也稳定了牙买加的社会经济状况。

1944 年，在参政权与投票权已经成为国际普遍标准的人权象征后，牙买加议会首次通过了《牙买加宪法》，朝着独立建国的目标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953 年，牙买加在《牙买加宪法》的规限下，内阁责任的政治制度已经完善地运作，独立建国的环境逐渐成熟。1958 年，牙买加加入“大英帝国西印度群岛联盟(Federation of West Indies)”，成为 10 个“大英帝国西印度群岛联盟”中最大的会员国。

1959年，通过与伦敦的谈判，英国正式承认牙买加的全盘自治政治体系，这距牙买加独立建国，仅一步之遥。日落西山的大英帝国主义知道牙买加唾弃自己而去，已经演变成一个不是会与不会的问题，而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来实现的事实。

1961年，牙买加全民投票决定退出名存实亡的“大英帝国西印度群岛联盟”。1962年，天赐良机，“大英帝国西印度群岛联盟”因为欠缺经费和内部斗争，大家干脆宣布自我解散。牙买加借机在1962年8月6日宣布独立建国，成为非洲黑人奴隶后代在北美洲继海地共和国后，第二个非洲黑人奴隶建国成功的辉煌典例。

大英帝国主义加诸于牙买加人民自1655年以来207年的耻辱和罪恶，随着英国军队的黯然离开，随着牙买加的国歌《我们爱着的大地牙买加(Jamaica, Land We Love)》在牙买加全岛各地的飘扬而走进一去不复返的历史。（待续）

2011年5月22日 高胜寒 在 美国华府